

## 方言撷趣

# 黄县话的源头在哪里？

王东超

胶辽官话曾是北方官方方言的一种，在胶东半岛主要分青莱片（旧称青州片）、登连片和营通片（旧称桓台片）三个片区。登连片为胶辽官话的主体，黄县话属登连片区下的蓬黄小片，虽然具有一些胶辽官话的共性特

点，但相比较周围的烟威小片，无论是词汇、语音还是语法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。

蓬黄两县西南为招远，南面为栖霞，东面为福山，此三地俱属烟威小片。从地图上看，蓬黄小片被

烟威小片四面包围，形成一个“方言孤岛”，至少也是跨小片区的“方言岛”。

这说明蓬黄话与烟威话是有着不同来源的，那么黄县话的源头究竟是哪里呢？

## 黄县话里的“什字句”

项）和“不 VP”（否定项）之间作出选择，回答须是“去”或“不去”，“漂亮”或“不漂亮”。

朱德熙在《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》中指出：方言中反复问句最常见的形式有两类：一类是“VP 不 VP”型，一类是“K-VP”型，即在谓词性成分 VP 前加一个疑问副词 K 构成疑问句。他进一步指出：“在我们考察过的方言里，‘可 VP?’ 和 ‘VP 不 VP?’ 两种反复问句不在同一种现代方言里共存。”即反复问句的这两种类型始终相互排斥，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。

北方官话、大部分西南官话、粤语、闽语、大部分吴语的反复问句都属于“VP 不 VP”式。代表中性询问意义的疑问副词“K”，在不同的方言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如：苏州话用“阿”（耐阿晓得？）、合肥话用“克”（你克相

信？）、昆明话用“格”（你格认得？金沙江格宽？）。黄县话的“什字句”显然属于“K-VP”式，疑问副词 K 用“什”，这还是独一无二的。

如：合肥话：克去？（去不去？）黄县话：什去？

合肥话的“K-VP”疑问句还可以表达普通话里是非问句的内容。如：合肥话：你克能上去？（你能上去吗？）黄县话：你什能上去？

此外，黄县话“什”后面还可以加“好、肯、会、敢”等情态动词，更加丰富。如：你什是好挨揍喽？你什肯好好念书？

除了合肥话，肥东、肥西、庐江、贵池、安庆、全椒、滁州、嘉山、六安、怀远、蚌埠、颖上、五河、涡阳、灵璧、石埭等地的反复问句都属于纯粹的“K-VP”式。

## “什字句”是从云南带过来的

如今，“K-VP”问句分布地域最广，分布最为集中、形式最为统一的是云南方言。云南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这种问句，云南周边的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省区也没有这种问句。在方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看来，这是移民带来的语言特征扩散的结果。

云南历史上被称作“西南夷”，大规模汉族移民的涌现在明朝初年。《太祖洪武实录》载，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“九月壬午朔，上御奉天门，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，西站侯沐英为右副将军。统率将士往征云南”（卷 139），“率甲兵三十万，马步并进，征彼不庭”（卷 142）。南征持续了五六年，先后派兵五十多万，攻取云南后，朱元璋又命养子沐英留守云南屯垦，这才有了沐氏镇守云南二百多年的历史。傅友德为宿州人，蓝玉和沐英为定远人，他们所率领的军队多为江淮子弟兵。

因此，云南“K-VP”问句主要是明初江淮移民带来的。

那么黄县话里的“什字句”又是来自哪里呢？

明朝初年，胶东设有青州左卫、莱州卫、胶州守御千户所、登州卫、宁海卫等“四所一卫”（这些卫所与府州同城，称“同城卫所”）。据明嘉靖《山东通志》（卷 257）载：“（洪武三十一年五月）丙寅，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：曰安东，曰灵山，曰鳌山，曰大嵩，曰威海，曰成山，曰靖海。”同期还设置了奇山、宁津、雄崖、海阳四个守御千户所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七卫一所”（这些卫所在海防要地单独设城，称“专城卫所”）。

按明朝军制，胶东卫所的屯戍军户加上家属和随迁的民户，人数当在

十万以上，这对经历过元末战火蹂躏的胶东来说，人口占比不在少数。只有移民数量多，移民带来的方言才会成为流行语言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也才能最后形成胶辽官话。

蓬莱既是登州府府治所在，又是登州卫卫所所在，军户划地而居，随着子孙繁衍，开枝散叶，一个个村庄就形成了。这些士兵多调自云南卫所，据 1961 版《第四次重修蓬莱县志》卷一“地方志”载：“登莱青等县居民，于元末屡经变乱，明将常遇春洗山东，始绝殆尽。蓬莱县居民除少数土著，及因游宦入籍者外，多于明洪武平定云南后及永乐二年，二次由小云南乌撒卫流民中移来，其地即今云南之镇雄，贵州之威宁二县境也。”所以现在蓬黄两县有不少村庄自称迁自“云南乌撒卫（乌沙卫）”“云南赖柳树（赖柳树、蓝柳树）”，均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忆。

笔者判断，这些军户自“南京应天府柳树湾”出发征战云南，十几年后又移戍胶东，口耳相传，误把“赖柳树”记成是云南的了。综上，黄县话中的“什字句”就是江淮移民经由云南带过来的。

## 黄县话源头或在这里

而在黄县话里则是由“嘞”代替，比如：蓝嘞天绿嘞水；她嘞头“嘞”嘞一声。在各大方言区中，中原官话结构助词一律用“嘞”或“哩”，如山东单县属中原官话区，单县方言的“嘞”兼有“的、地、得”用法。安徽阜阳地处豫皖两省交界，阜阳方言属中原官话，但又深受江淮官话影响，也以“哩”代替“的、地、得”。

这两种语言现象跟黄县话很相似，所以笔者推测，黄县话的源头来自江淮官话洪巢片与中原官话的交界处，具体

是哪个或哪几个县市，需要通过语音和词汇上更多的细节予以确认。

有的学者认为蓬黄方言所用的疑问副词“什”是“是不”“是没”合音而成，笔者认为是不对的，“是不”“是没”两个词发音不同，不可能合音而成同一个“什”音，且蓬黄方言只用“什”字，这与江淮官话洪巢片的用法是一致的。

由此推断，蓬黄小片与烟威小片方言存在的差别，是因明代驻军移民的来源成分不同导致的。二者都来自江淮官话区，但属于不同片区。

## 往事如昨

# 祖父的家风

张荣起

我的祖父是老庄稼把式，一年到头大多泡在庄稼地里，即使大冬天，地了场光，他也总能找到营生干。不是推沙压盐碱地，就是领着我们几个半大小子，到被老雁（大雁的俗称）啄过的麦苗地里捡老雁屎，或作猪饲料，或晒干了烧炕取暖。

祖父不会写字，但你说他没读书，也是冤枉了，他曾经念过几次冬书（那时村里有冬闲收徒教书的风气）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儿童启蒙读物上的语句，他背得一套一套的，可除了自己的名字，他真不认识几个字，因为老师只教背，不教写。平时，他一边干活一边教我们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”“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”“融四岁，能让梨。香九龄，能温席”“人生天地间，劳动最为先”。

别看这些语句七零八落，集中起来却概括了勤俭持家、耕读兼备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准则。他教的这些语句，几十年来就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脑海里。

祖父起初只知埋头干活，没把读书看在眼里。有一年，祖父喂的老母猪生了十几只猪崽，辛辛苦苦喂大，用独轮车推到市场去卖，一集卖个三两个，几次下来，猪崽卖光了，可只收了往年一半的价。他回头想一想，才发现是在猪经纪（中介人）和客户合伙忽悠下，吃了大亏。自此以后，祖父决心供他唯一的儿子——我的父亲上学读书。父亲在本村念完了私塾，又到离家 40 多里外的高等学堂念书，成了村里最有文化的人。父亲没有祖父那样的体力，农田里的活自然比不了祖父，但打算料理却胜祖父一筹，所以下学不久祖父就把管理账目和买进卖出的事情交给他管，从此上当受骗的事再也没有发生。

我们上小学时，他亲自给我们买石板（小学生写字的文具）、订本子。为了传递家风，他总在新石板或本子的扉页，写上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”“行成于思而毁于随”等格言，作为我们的座右铭。我们上了中等学校，离家到了外地，每月要写一封汇报学习情况的信回家，父亲总是用蝇头小楷像写作文一样给认真回复，每次都写好多页，总是不离“走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等。父亲还把祖训家风概括成几条：勤劳节俭是本，忠孝向善为先，宽人律己是准则，他反复叮嘱，让我们牢记。

由于父亲的这些嘱咐，我们从上学到就业，甚至到退休，始终铭记这些从老辈传下来的信条，从不疏忽。

祖父和父亲两代老人相继去世，我们弟兄也相继成了父亲和祖父，如何让子孙后代传承家风，成了我们的责任。平时言传身教，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，此前我整理几十年来写作或发表过的诗词，准备出一本诗集，其中有两首诗是为传递家风的即兴之作。一首是在孩子们考学升级离家前所作的《劝学》：

家盛书风门第香，玉非磨琢暗没光。  
人生有限嗟时短，学海无涯惜路长。  
自古良才纨绔少，从来英杰出贫乡。  
目标瞄准莫松矢，金榜题名效梓桑。  
另一首是孩子有了工作，他临行我写的《劝工》：  
谋生之旅始于今，古训家传铭在心。  
举止文明安守己，言谈谦谨乐容人。  
尊贤应似椿萱敬，爱友当同兄弟亲。  
名利面前忘有我，峥嵘路上士先身。  
两首小诗，把想对孩子们表达的意思都包括了，希望他们能把祖训和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。